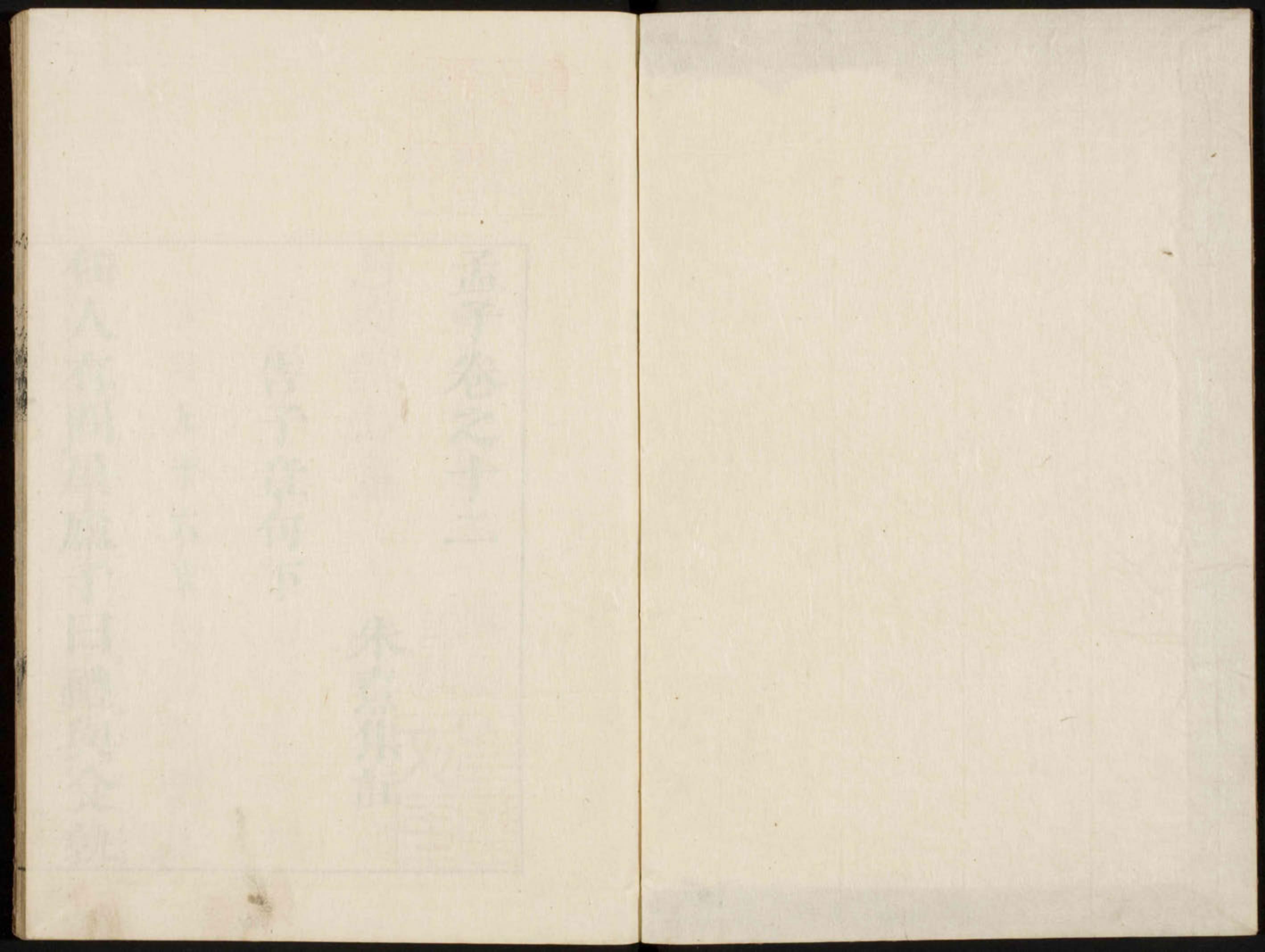


孟子集註

十三

234  
4  
26







孟子卷之十二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伊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

重曰禮重

在平聲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第

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鄉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

也何有於如

字

何有言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

本謂下未謂上方寸之木至

卑喻食色岑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

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

興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

故輕喻下禮有輕於食色者羽

本輕而一興多故重喻下食色

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  
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  
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  
啻同

古字通用

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

死以滅其性不<sub>レ</sub>得妻而廢人

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翹猶言

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

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紂兄之臂而奪之食

則得食不紂則不得食則將紂  
之乎踰東家牆而攘其處子則  
得妻不攘則不得妻則將攘之

乎紂音軫

終戾也攘卒也處子處女也

此二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

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

○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

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

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鎔綜

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

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

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

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

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二方如何則可矣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

入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勝平聲

匹字本作鷗鷗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鷙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

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矣

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

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

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

未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  
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  
止疾余之間非有甚高難行  
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  
耳

子服<sub>ニ</sub>堯<sub>レ</sub>之服<sub>ニ</sub>誦<sub>レ</sub>堯<sub>ニ</sub>之言行<sub>ニ</sub>堯<sub>ニ</sub>  
行<sub>ニ</sub>是<sub>レ</sub>堯<sub>カ</sub>而已矣<sub>ミ</sub>子服<sub>ニ</sub>桀<sub>カ</sub>之服<sub>ニ</sub>誦<sub>レ</sub>  
桀<sub>カ</sub>之言行<sub>ニ</sub>桀<sub>カ</sub>之行<sub>ニ</sub>是<sub>レ</sub>桀<sub>カ</sub>而已矣<sub>ミ</sub>

之行竝  
去聲

言<sub>ニ</sub>爲<sub>レ</sub>善<sub>カ</sub>爲<sub>レ</sub>惡<sub>カ</sub>皆在<sub>レ</sub>我<sub>ニ</sub>而已<sub>ミ</sub>謹<sub>ミ</sub>

曰<sub>ク</sub>交<sub>ニ</sub>得<sub>レ</sub>見<sub>ニ</sub>於<sub>ニ</sub>鄒<sub>ニ</sub>君<sub>ニ</sub>可<sub>ニ</sub>以<sub>テ</sub>假<sub>ル</sub>館<sub>ニ</sub>願<sub>ミ</sub>

兩節<sub>ニ</sub>云<sub>ミ</sub>

曹<sub>ニ</sub>交<sub>カ</sub>之問<sub>ニ</sub>淺<sub>カ</sub>陋<sub>カ</sub>麤<sub>カ</sub>率<sub>ニ</sub>必<sub>ニ</sub>其進<sub>ニ</sub>  
見<sub>ニ</sub>之時<sub>ニ</sub>禮<sub>ニ</sub>貌<sub>ニ</sub>衣<sub>ニ</sub>冠<sub>ニ</sub>言<sub>ニ</sub>動<sub>ニ</sub>之間<sub>ニ</sub>  
多<sub>ニ</sub>不<sub>ニ</sub>循<sub>ニ</sub>理<sub>ニ</sub>故<sub>ニ</sub>孟<sub>ニ</sub>予<sub>ニ</sub>告<sub>テ</sub>之<sub>ニ</sub>如<sub>ニ</sub>此<sub>ニ</sub>

留而受業於門見音

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

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扶夫音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

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

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

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

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

又不篤故孟子歎之以孝第

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

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

怨盤

弁音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

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

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

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爲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

而道之無他蹠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sub>レ</sub>通也爲猶治也

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

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

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

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

不孝也

磯音幾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

乏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

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

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

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足以

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宋牴カウ將スル之シテ楚シテ孟子モウツ遇リ於リ石丘シケイ

牴カウ口

莖反

曰先生將何之スルニ

スル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  
說而罷之楚主不悅我將見秦  
王說而罷之二主我將有所遇  
焉

稅タク 說音

時宋經方欲見楚王恐其不

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全

莊子書有宋鍊者禁攻寢兵

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下

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

乏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

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

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

號則不可

徐氏日能於戰國擾攘之中

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

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  
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  
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  
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  
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

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

者未之有也

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

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

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

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

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  
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  
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  
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

聲

此一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  
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  
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  
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  
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  
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

聲相去  
聲下同

趙子曰季任任君之第任君

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

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  
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  
不必報也

他日由鄉之任見季子由平陸

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  
得間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

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

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其之爲各力去聲下同

與平

聲

言、儲子、粗爲齊、相不、若季子カ

攝、守君位、故輕之ヲカ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

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

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

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

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アラシ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

往テ他國ニ以テ見ル孟子ニ則以テ幣ヲ交テ  
而禮意已レ備ル儲子ニ爲ル齊ノ相ニ可ル  
以テ至ル齊ノ之境内ニ而テ不レ來ル見ル則  
雖ニ以テ幣ヲ交テ而テ禮意不及ニ其物ニ

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

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爲並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

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昧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

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

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

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

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

尹<sub>ヲ</sub>以<sub>テ</sub>事<sub>之</sub>也 欲<sub>ニ</sub>其<sub>ノ</sub>悔<sub>レ</sub>過<sub>ヲ</sub>遷<sub>ニ</sub>善<sub>ニ</sub>  
而已 伊尹既<sub>ニ</sub>就<sub>レ</sub>湯<sub>ニ</sub>則<sub>ニ</sub>以<sub>テ</sub>湯<sub>之</sub>  
心<sub>ヲ</sub>爲<sub>ニ</sub>心<sub>ト</sub>矣 及<sub>ニ</sub>其<sub>ノ</sub>終<sub>ニ</sub>也 人歸<sub>レ</sub>之  
天命<sub>ス</sub>之不<sub>レ</sub>得<sub>レ</sub>已<sub>ヲ</sub> 而伐<sub>レ</sub>之<sub>ヲ</sub>耳 若<sub>レ</sub>  
湯初<sub>メ</sub>求<sub>ニ</sub>伊尹 即<sub>ニ</sub>有<sub>テ</sub>伐<sub>レ</sub>桀<sub>ヲ</sub>之心

而<sub>レ</sub>伊尹遂<sub>ニ</sub>相<sub>ラ</sub>之<sub>ニ</sub> 以<sub>テ</sub>伐<sub>レ</sub>桀<sub>ヲ</sub> 是<sub>レ</sub>以<sub>テ</sub>  
取<sub>レ</sub>天下<sub>ヲ</sub>爲<sub>ニ</sub>心<sub>ト</sub>也 以<sub>テ</sub>取<sub>レ</sub>天下<sub>ヲ</sub>爲<sub>ニ</sub>  
心<sub>ト</sub> 豈<sub>レ</sub>聖人之<sub>ノ</sub>心<sub>カ</sub>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于  
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

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

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

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

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  
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  
詎絲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

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ナギテ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ナギシテ去ナガタマツル華

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

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

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

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

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

未足爲賢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  
膾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  
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  
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

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  
不識也。稅音脫爲肉爲  
無之爲去聲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

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外女

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

觀<sub>レ</sub>之<sub>ヲ</sub>怠<sub>ル</sub>於政事<sub>ニ</sub>子路<sub>カ</sub>曰夫子

可<sub>ニ</sub>以行<sub>ル</sub>矣孔子<sub>ノ</sub>曰魯今且<sub>ニ</sub>郊<sub>ス</sub>

如<sub>ニ</sub>致<sub>サ</sub>膾<sub>ヲ</sub>于大夫<sub>ニ</sub>則吾猶可<sub>ニ</sub>以<sub>テ</sub>

止<sub>ル</sub>桓子卒<sub>ヨリ</sub>受<sub>フ</sub>齊女樂<sub>ヲ</sub>郊<sub>ス</sub>又不

致<sub>サ</sub>膾<sub>ヲ</sub>于大夫<sub>ニ</sub>孔子遂<sub>ニ</sub>行<sub>ス</sub>孟

子言<sub>ヨロ</sub>以<sub>テ</sub>爲<sub>ハ</sub>肉<sub>ヲ</sub>者固<sub>ニ</sub>不足<sub>ニ</sub>道<sub>ス</sub>

以<sub>テ</sub>爲<sub>ハ</sub>無<sub>カ</sub>禮<sub>ヲ</sub>則亦未<sub>タ</sub>爲<sub>ニ</sub>深<sub>ク</sub>知<sub>ス</sub>

孔子<sub>ヲ</sub>者蓋<sub>シ</sub>聖人<sub>ヲ</sub>於父母<sub>ノ</sub>之國<sub>ニ</sub>

不<sub>ニ</sub>欲<sub>ニ</sub>顯<sub>フ</sub>其君相<sub>ノ</sub>之失<sub>ヲ</sub>又不<sub>ニ</sub>欲<sub>ニ</sub>

爲<sub>ハ</sub>無<sub>カ</sub>故而苟<sub>モ</sub>去<sub>フ</sub>故不<sub>ニ</sub>以<sub>テ</sub>女樂<sub>ヲ</sub>

去而以脣肉行其見幾明決

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

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

之所不能識哉○尹氏曰淳于

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

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

宋襄楚莊也三十王夏禹商湯

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

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

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

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  
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  
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  
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  
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

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接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音朝

潮辟與闢同治去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倍

克聚歛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

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

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

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

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

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

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

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  
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

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

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

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目士無世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旣盟之後言歸于好今

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歎所治反糴音狄好

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葬丘之會陳牲而不殺匱書加於牲

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

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

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

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

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

世官恐其昧必賢也官事無

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

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

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

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

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

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

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

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

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  
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  
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

也

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

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

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

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

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

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

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

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

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

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

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

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

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

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

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

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

父兄出事中長上也用之使之

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

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

不識也

滑音骨

滑釐慎子名子云號文子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

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  
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  
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

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  
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  
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  
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

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十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  
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  
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

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

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

爲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

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爲去聲辟與闢同  
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翫、墾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

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  
二十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

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

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  
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

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

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陌

貉ノ北ノ方ノ夷ノ狄ノ之國ノ名ノ也

萬室之國ノ一人陶ト則可乎ヲ曰ハ不  
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テ喻ヲ以テ詰ル圭ヲ而ハ圭亦知  
其不可ヲ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  
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  
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  
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

故庄之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

入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離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

貉ホリ也、欲重スカシト之於堯舜ヨウスン之道者ノハ大  
禁スル小禁スル也。

什一チシイ而稅スル堯舜ヨウスン之道也多トキハ則  
禁スル寡ホリ則貉ホリ今欲スル輕スル重シト之ヲ則シテ是

小貉ホリ小禁スル而已

○白圭曰カタマリ丹カナ之治水ハナラフ也愈於禹ハハ

趙氏カタマリ曰カタマリ當時諸侯有ハ小水ホリ白

圭爲スル之築カタマリ堤カタマリ壅カタマリ而注カタマリ之ヲ他國カタマリ

孟子曰カタマリ子過矣禹ハハ之治水ハナラフ水ヲ之  
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

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

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

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

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聲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

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云

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

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去聲好善下同

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一治天下尚

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訛訛予

既已知之矣訛訛之聲音顏色  
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  
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  
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

乎

訛音移

詭詭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

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

多聞之士遠則讒諧而諛之

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

政不在於用一已之長而貴

於有以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

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  
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  
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

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  
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

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圃公

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  
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  
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  
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  
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  
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  
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  
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  
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

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聳庸說築傳  
堯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  
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十  
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  
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

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  
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  
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

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

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

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

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

氣、烹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

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

喻

衡與  
橫同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衡、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於困於心。

橫<sub>中</sub>於慮<sub>上</sub>然<sub>ノ</sub>後<sub>二</sub>能<sub>ク</sub>奮發<sub>ノ</sub>而<sub>一</sub>興<sub>ク</sub>起<sub>ス</sub>

不<sub>レ</sub>能<sub>レ</sub>燭<sub>ト</sub>於<sub>レ</sub>幾<sub>ミ</sub>微<sub>ク</sub>故<sub>ニ</sub>必<sub>ニ</sub>事<sub>テ</sub>理<sub>テ</sub>暴<sub>カ</sub>

著<sub>テ</sub>以<sub>テ</sub>至<sub>テ</sub>驗<sub>ト</sub>於<sub>レ</sub>人<sub>ノ</sub>之<sub>ニ</sub>色<sub>ニ</sub>發<sub>タ</sub>於<sub>レ</sub>人<sub>ノ</sub>

之<sub>ニ</sub>聲<sub>ニ</sub>然<sub>ノ</sub>後<sub>ニ</sub>能<sub>ク</sub>警<sub>ク</sub>悟<sub>ク</sub>而<sub>一</sub>通<sub>ク</sub>曉<sub>ス</sub>也<sub>ス</sub>

入<sub>テ</sub>則<sub>ニ</sub>無<sub>ク</sub>法<sub>家</sub>拂<sub>ト</sub>士<sub>ヲ</sub>出<sub>テ</sub>則<sub>ニ</sub>無<sub>ク</sub>敵<sub>國</sub>

外<sub>ニ</sub>患<sub>者</sub>國<sub>ニ</sub>恒<sub>ニ</sub>亡<sub>フ</sub>拂<sub>與</sub>

弼同

此<sub>ニ</sub>言<sub>ニ</sub>國<sub>ニ</sub>亦<sub>ニ</sub>然<sub>ク</sub>也<sub>ク</sub>法<sub>家</sub>法<sub>度</sub>之<sub>ニ</sub>

世<sub>ニ</sub>臣<sub>也</sub>拂<sub>士</sub>輔<sub>弼</sub>之<sub>ニ</sub>賢<sub>ク</sub>士<sub>也</sub>

然後<sub>ニ</sub>知<sub>ル</sub>生<sub>ニ</sub>於<sub>レ</sub>憂患<sub>ニ</sub>而<sub>一</sub>死<sub>ム</sub>於<sub>レ</sub>安樂<sub>ス</sub>

也<sub>ク</sub>樂<sub>音</sub>洛

以<sub>テ</sub>上<sub>一</sub>文<sub>ヲ</sub>觀<sub>レ</sub>之<sub>ヲ</sub>則<sub>ハ</sub>知<sub>ル</sub>人<sub>ノ</sub>之<sub>ノ</sub>生<sub>ノ</sub>全<sub>ノ</sub>

出<sub>二</sub>於<sub>一</sub>憂<sub>一</sub>患<sub>一</sub>而<sub>一</sub>死<sub>一</sub>亡<sub>一</sub>由<sub>二</sub>於<sub>一</sub>安<sub>一</sub>樂<sub>一</sub>

矣○尹氏<sub>カ</sub>曰言困窮拂鬱能

堅<sub>レ</sub>人<sub>ノ</sub>之<sub>ノ</sub>志<sub>ヲ</sub>而熟<sub>ス</sub>人<sub>ノ</sub>之<sub>ノ</sub>仁<sub>ヲ</sub>以<sub>テ</sub>安

樂<sub>ヲ</sub>失<sub>レ</sub>之<sub>ヲ</sub>者<sub>多</sub>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sub>カ</sub>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sub>大</sub>術言非<sub>二</sub>下<sub>一</sub>端<sub>一</sub>屑<sub>一</sub>潔<sub>也</sub>不<sub>下</sub>以<sub>テ</sub>其人<sub>ヲ</sub>爲<sub>シ</sub>潔<sub>ト</sub>而拒<sub>キ</sub>絕<sub>フ</sub>之<sub>ヲ</sub>所謂不<sub>テ</sub>

屑サギヨレセ之教誨カヒ也其人若能感此

退アキラメ自脩シヨウ省シテ則ハシメテ是亦我教誨カヒ之

臭クモリ也○尹氏ウジ曰ク言ハシメテ或ハシメテ抑ハシメテ或ハシメテ揚ハシメテ或ハシメテ

與ハシメテ或ハシメテ不ハシメテ與各ハシメテ因ハシメテ其ハシメテ材ハシメテ而ハシメテ篤ハシメテ之

無ハシメテ非ハシメテ教ハシメテ也

孟子卷之十二 終



